

二十世紀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的 發展與變化

Development for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in the 20th Century

陳立樵

輔仁大學歷史系

129705@mail.fju.edu.tw

壹、前言

從多數報導之中，不難發現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後文簡稱伊朗）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王國（Kingdom of Saudi Arabia，後文簡稱沙烏地）長久以來處於對峙狀態，且聚焦於伊斯蘭什葉派（Shiite）與遜尼派（Sunni）的對抗。然而，Simon Mabon 強調伊沙關係之所以不和睦其實有諸多因素導致，以教派問題的角度來理解伊沙關係乃「懶惰的」（lazy）論述。¹ 自二十世紀以來，伊朗經歷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巴勒維王朝（Pahlavi Dynasty）與今日伊斯蘭共和國 3 個時期，而沙烏地建立於 1932 年，至今歷史未及百年。本文欲釐清二十世紀伊沙關係發展的歷史脈絡，以跳脫因宗教派系不同而產生對峙的論述框架。

¹ Simon Mabon, "Review: Saudi Arabia and Iran: Friends, Rivals or Foes in Geopolitical Flux," *The Middle East Book Review*, Vol. 8, No. 1 (2017), p. 43.

貳、伊朗與沙烏地的初步接觸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爆發後，英國、法國、俄國陣營，與德國、奧匈帝國、義大利陣營交戰。隨著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後文簡稱鄂圖曼）加入德國陣營，大戰也從歐洲蔓延到西亞。從十九世紀的歷史中可知，鄂圖曼長久以來受到英俄兩國的壓力，而德國是英俄在歐洲與世界的競爭對手，遂出現了一戰期間的鄂德同盟。然而，1916 年英法藉由《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瓜分了鄂圖曼的阿拉伯地區，據此，英國擁有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與巴勒斯坦（*Palestine*），法國則擁有地中海東岸地區。戰爭結束之後，德國陣營戰敗，上述的阿拉伯地區也因而遭到英法占領。

在阿拉伯半島，哈希姆家族（*Hashemite*），即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Mohammad*）的家族，擁有聖地麥加（*Mecca*）管理權。在一戰期間，哈希姆家族選擇與英國合作，希望在擊敗鄂圖曼之後，建立從阿拉伯半島南端到今日敘利亞地區的阿拉伯王國。然而，前述英法的《賽克斯－皮科協議》並未讓哈希姆家族有機會取得建立國家的機會，且戰後英法軍隊也沒有離開阿拉伯地區，最後，英國在 1921 年在美索不達米亞創建伊拉克（*Iraq*）與外約旦（*Transjordan*），讓哈希姆家族的兩兄弟費薩爾（*Faysal*）與阿布杜拉（*Abdullah*）分別來管理。哈希姆家族過去曾遭遇半島另一個勢力紹德家族（*Saud*）的挑戰，在一戰之後，兩方關係仍然惡劣，1925 年紹德家族取得麥加的優勢，此後哈希姆家族在宗教聖地失去權威地位。²

² Joshua Teitelbaum, "Pilgrimage Politics: The Hajj and Saudi-Hashemite Rivalry, 1916-1925," in Asher Susser and Aryeh Shmuelevitz, eds., *The Hashemites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Essays in Honour of the Late Professor Uriel Dann* (New York: Frank Cass, 1995), pp. 65-84.

伊朗是一戰時期中立國，但過去與鄂圖曼一樣都受強權壓力所苦，戰後反英的氣氛也相當濃厚。在哈希姆與紹德競爭之際，時任伊朗首相的禮薩汗（Reza Khan）比較支持哈希姆家族，而非完全不熟悉的紹德家族，何況在紹德家族拓展勢力範圍之下，波及不少什葉派穆斯林，衍生出遜尼與什葉派的對抗問題。由於伊朗自十六世紀以來便是什葉派國家，故對於紹德家族造成的問題頗為不滿。在紹德家族取得麥加之際，禮薩汗也成為伊朗國王且於 1926 年建立巴勒維王朝。禮薩表示，若紹德家族保障什葉派穆斯林的安全，巴勒維王朝會承認紹德建立的王國。此外，紹德家族與伊拉克及外約旦的哈希姆家族仍處於敵對狀態，而且哈希姆有英國支持。紹德與禮薩都有反英立場，促使了兩方在 1929 年相互承認。³在沙烏地建國之後，與美國建立了石油產業的合作關係。

在伊朗與紹德家族的接觸過程中，關係友好與否是立場選擇的問題，宗教其實並不是原因，如同 Banafsheh Keynoush 所稱，宗教根本不是伊朗與紹德家族關係形塑的重心。⁴接下來的發展之中，也呈現著既有合作也有對立的複雜關係。

參、伊沙對於阿以衝突的立場

1916 年英法藉由《賽克斯－皮科協議》共同瓜分了部分的阿拉伯地區後，1917 年英國外交部長 Arthur Balfour 支援歐洲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s）建立猶太家園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使得阿拉伯地區更加支離破碎，進而導致了阿拉伯地區充滿反猶太

³ Banafsheh Keynoush, *Saudi Arabia and Iran: Friends or Fo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54-55.

⁴ Banafsheh Keynoush, *Saudi Arabia and Iran: Friends or Foes*, p. 36.

復國主義的氣氛，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不斷。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文簡稱二戰）爆發之後，伊朗再次宣布中立，卻遭英國與蘇俄猜忌可能與德國為伍。英蘇軍隊於 1941 年 9 月占領伊朗，不久後英、蘇、伊朗的同盟條約簽署，成了反德國陣營的成員。⁶因此，二戰期間伊朗作為英、蘇與美國軍備與糧食運輸的重要地點，不少在歐洲遭到德國壓迫的猶太人，也輾轉到伊朗避難。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美國支持之下進行，而且聯合國在大戰結束之後於 1947 年 11 月通過的第 181 號決議案，將巴勒斯坦畫分成猶太與阿拉伯區，⁷猶太人區的面積總和超過了巴勒斯坦一半以上比例，對阿拉伯人造成更大的傷害。1948 年 5 月 14 日，猶太國家以色列（Israel）成立，隔天，周邊阿拉伯國家發動對以色列的戰爭。

原本沙烏地不是阿以衝突中的主角，畢竟其競爭對手是北方的兩個哈希姆王國，且埃及在 1950 年代初期，於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正在提升。在脫離英國控制後，埃及總統 Gamal Abdel Nasser 採取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國有化政策，不讓英國遺留任何影響力，也同時封鎖以色列。1956 年，蘇俄採取間接的方式販賣武器給埃及，形成蘇俄勢力滲透至西亞的機會。擁有聖地的沙烏地，原有意作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中心，但埃及的強勢反而讓沙烏地感到領導地位受到威脅，尤其在 1956 年蘇伊士運河戰爭之後，更讓沙、埃之間的關係難以走近，甚至有雙方都想顛覆對方政權的傳言。⁸

對於阿以衝突，伊朗比較持中立態度。伊朗認同阿拉伯國家的

⁵ Michael Doran, *Pan-Arabism before Nasser: Egyptian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4-112.

⁶ F. Eshraghi, "Anglo-Soviet Occupation of Iran in August 1941,"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0, No. 1 (January, 1984), pp. 27-52.

⁷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un-general-assembly-resolution-181-2>

⁸ Bruce Riedel, *Kings and Presidents: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FD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8), p. 34.

立場，畢竟是英國促成猶太復國主義發展。伊朗既持反英立場，要脫離英國的控制，與阿拉伯人便站在同一陣線上。不過，伊朗卻不似阿拉伯人一樣想消滅以色列，主要是以色列已是個國際間承認的國家，且其建國與美國有關，也屬反共產勢力一員，故伊朗與以色列之間沒有敵對關係。⁹1955 年初，由於美國為反共而在西亞地區找尋安全保障，推動讓伊拉克與土耳其簽署了《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隨後英國、伊朗、巴基斯坦也加入。Nasser 不認同《巴格達公約》，批判伊拉克背叛了阿拉伯國家，也譴責伊朗與西方國家為伍。沙烏地與伊朗在同一時期，都受到來自埃及的壓力，使得兩方關係和睦。伊朗巴勒維國王（禮薩國王的兒子、王位繼承者）在回憶錄《回答歷史》(Answer to History) 說道，「他以虔誠穆斯林與信仰守護者的立場，希望沙烏地作為聖地永久的保護者。」¹⁰

以色列為了不完全被四面八方阿拉伯國家的擠壓，總理 David Ben-Gurion 採取「周邊主義」(Periphery Doctrine)，即是與伊朗、土耳其、衣索匹亞合作。¹¹ 但在 1967 年埃及領導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對抗的戰爭結束後，埃及再度敗於以色列，且以色列占領了敘利亞戈蘭高地 (Golan Heights)、埃及西奈半島 (Sinai Peninsula)、還有 1947 年以來屬於阿拉伯人區的約旦河西岸 (West Bank)，以及加薩走廊 (Gaza Strip)。Nasser 光環消失，沙烏地氣勢相對提昇，宣示三口號：不承認以色列、不與以色列交涉、不與以色列和平相處。¹²巴

⁹ R. K. Ramazani, "Ira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2, No. 4 (Autumn, 1978), p. 415.

¹⁰ Mohammad Reza Pahlavi, *Answer to History*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80), p. 134.

¹¹ Lior B. Sternfeld, *Between Iran and Zion: Jewish Histories of Twentieth-Century Ir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77;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p. 205.

¹² Madawi al-Rasheed,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25.

勒維國王此刻也譴責以色列表示，希望以色列撤出占領地。¹³即使伊朗與以色列並不敵對，但巴勒維國王認為不應占領他人土地。¹⁴沙伊對於以色列，都已表示了反對的態度。

1973 年 10 月，阿拉伯國家再度與以色列交戰。埃及的 Nasser 已於 1970 年去世，新任總統 Anwar Sadat 與沙烏地及伊朗關係轉為和緩。在 1973 年的戰爭之中，伊朗提供石油給埃及，也協助沙烏地軍隊進入戈蘭高地，¹⁵ 而沙烏地則是以石油作為武器，例如抬高油價、禁止石油運往支持以色列的國家。¹⁶ 美國總統 Richard Nixon 在其回憶錄提到，沙烏地國王 Faisal 已向美國警告過，除非美國調整對以色列的政策，否則會減少運送到美國的石油量。¹⁷ 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發表了支持阿拉伯立場的言論，日本也持相似的態度，¹⁸ 形成對以色列與美國的壓力。1974 年美國促成了埃及與以色列的和談，代表即使以色列還是在戰爭中獲勝，美國也感受到阿拉伯國家與伊朗對以色列可能會有更大的傷害。隨後，埃及與沙烏地都同意撤銷石油禁運。

肆、1979 年伊朗革命後的伊沙關係

由於 1964 年以來，美國深陷越南戰爭（Vietnam War），到了 1969 年年，Nixon 強調，美國會參與盟友的防衛與發展，但不會主動執行

¹³ R. K. Ramazani, "Ira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p. 424.

¹⁴ Trita Parsi, "Israel and the Origins of Iran's Arab Option: Dissection of Strategy Misunderstood,"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0, No. 3 (Summer, 2006), p. 497.

¹⁵ Trita Parsi, "Israel and the Origins of Iran's Arab Option: Dissection of Strategy Misunderstood," p. 502.

¹⁶ Madawi al-Rasheed,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p. 136.

¹⁷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p. 984.

¹⁸ Ian Skeet, *OPEC: Twenty-Five Years of Price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6.

與負責世界上任何自由國家的防衛任務，此稱「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¹⁹Nixon 視巴勒維國王有能力維持西亞局勢，能加強西亞親美國的趨勢。巴勒維國王相當認同「尼克森主義」，表示這代表強權干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²⁰1970 年代初期，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越趨緊密，也需要伊朗的壯大，最終目標就是要藉此侷限蘇俄拓展勢力的空間。其實是美國比較親伊，而不是伊朗親美。

雖然沙烏地的石油蘊藏量也極為龐大，但除此之外該國境內並沒有其他可利用的價值，部落林立、沙漠範圍大、人口稀少，²¹無法與已經致力於西化、人口眾多的伊朗相提並論。而且，從沙烏地敵對以色列的情況來看，美國不會把西亞局勢的重心放在沙烏地。「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並不是指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而是伊朗與以色列。²²美國官方檔案之中其實並沒有「雙柱政策」這個用詞，反而新聞記者便宜行事所寫，又為許多歷史研究者所使用。²³美國在波斯灣南北岸的選擇，傾向於伊朗，而在東地中海地區選擇以色列，純然是政治方面的考量了。伊朗也樂於美國這樣的支持，也藉此發展出「獨立國家政策」(Independent National Policy)，²⁴ 試圖成為西亞地區的強權。

¹⁹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1969-1972*, eds. Louis J. Smith and David H. Herschler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Document 60.

²⁰ Ben Offler,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Iran: Kennedy, Johnson, Nixon, and the Sha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138.

²¹ Abbas Amanat, *Iran: A Modern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628.

²² Roham Alvandi,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ha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53.

²³ Roham Alvandi,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hah: The Origins of Iranian Primacy in the Persian Gulf,"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6, No.2 (April, 2012), p. 338.

²⁴ Ray Takeyh, *The Last Shah: America, Iran, and the Fall of the Pahlavi Dynas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70.

1979 年 2 月，巴勒維王朝垮台，代之而起的是宗教人士 Ayatollah Khomeini 的勢力。有別於巴勒維國王致力保持與各方關係，Khomeini 幾乎否定了過往的政策，在其言論集裡，表現出明顯反美態度，也批判巴勒維國王與美國勾結，強調伊朗人的性命比美國的狗還不如。²⁵Khomeini 也譴責以色列這個穆斯林與伊斯蘭的敵人，卑鄙的伊朗（巴勒維）政府還協助過這樣的國家，讓過去的伊朗做為以色列的軍事基地，也就是美國勢力之延伸。²⁶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時，他也提到「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Neither West Nor East），²⁷意指不接受資本主義（Capitalism）與共產主義（Communism）；Khomeini 不只反對美國，也不認同蘇聯。

1979 年當巴勒維國王離開伊朗之後，原有意入境美國治病，結果招致 Khomeini 陣營對美國的批判，希望美國可將巴勒維國王引渡回伊朗，接受革命勢力審判。11 月 4 日，美國駐伊朗德黑蘭大使館遭到支持 Khomeini 群眾包圍，釀成了館內外交人員遭到挾持的結果，最後導致美伊關係破裂。革命性質本與反美無關，但因 Khomeini 陣營行動影響，伊朗走上了反美的道路。

過去伊朗與沙烏地關係並沒有太多問題，但 1979 年之後就有顯著的改變。Khomeini 批判過紹德家族相當腐敗，不值得作為麥加與麥地那兩個聖城的保衛者，甚至根本就是聖城的叛徒。²⁸伊朗也認為沙烏地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²⁹1980 年 9 月之後，伊朗與伊拉克爆發戰爭，即延續了 8 年的兩伊戰爭（Iran-Iraq War），而美國做

²⁵ Imam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10), pp. 181-188.

²⁶ Imam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p. 197.

²⁷ Imam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p. 267.

²⁸ Simon Mabon, "Review: Saudi Arabia and Iran: Friends, Rivals or Foes in Geopolitical Flux," p. 44.

²⁹ Amir Sajedi, "Iran's Relations with Saudi Arabia," *India Quarterly*, Vol. 40, No. 1/2 (January-June, 1993), p. 81.

為伊拉克後盾。為免戰爭波及，沙烏地同意協助美國與伊拉克，³⁰也給予伊拉克大量資金。³¹在接下來的 1980 年代，沙烏地與美國保持高度軍事合作，共同對抗伊朗。雖然沙烏地與美國向來有石油利益輸送，但因以色列使得沙美關係時而緊張，卻在 1980 年之後在防範伊朗、蘇俄的情況之下，沙美關係趨於緊密。此後沙烏地鮮少再對以色列表達不滿，畢竟美國在西亞需要的是沙以兩國，而且都一樣與伊朗對峙。若過去美國在西亞的「雙柱」是沙烏地與伊朗，現在沙烏地就是那根唯一柱子。³²

1989 年 7 月的穆斯林朝聖，兩枚炸彈在麥加爆炸，伊朗譴責沙烏地無能管理伊斯蘭聖地。³³此時 Khomeini 已經去世，但伊朗仍找尋可以主導伊斯蘭世界的機會，故持續對抗掌握伊斯蘭聖地而且由美國支持的沙烏地。在伊朗反美之際，沙烏地就成為伊朗在西亞地區的頭號對手，也形成了人們所看到的什葉派與遜尼派對抗的現象。Amir Sajedi 認為，Khomeini 跟巴勒維國王一樣，都想要做為波斯灣地區領導國家，只是作法不同，巴勒維國王借助軍事力量，至於 Khomeini 則憑藉伊斯蘭意識形態。³⁴意識形態的問題，其實是因為國家之間為利益與地位的競爭所衍生而來的。

陸、結語

二十世紀的伊朗與沙烏地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採取同樣立場，直到 1979 年之後才轉為惡化。雙方處於相同立場之際，主要都是受到

³⁰ Madawi al-Rasheed,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p. 138.

³¹ 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29.

³² Anoushirvan Ehteshami, "Arms Transfers and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Persian Gulf," *Strategic Studies*, Vol. 14, No. 1/2 (Autumn/Winter, 1990-91), p. 13.

³³ Simon Mabon, *Saudi Arabia and Iran: Soft Power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p. 203.

³⁴ Amir Sajedi, "Iran's Relations with Saudi Arabia," p. 81.

相同的壓力、獲得相同的支持、也有相同的對抗日標，而關係惡化之際，癥結點是在與沙伊對美國關係友好與否。若是以一般輿論中提到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對抗，則是只因兩國的外表所下的結論，沒有理解其歷史的發展脈絡。表面上伊沙的宗教對峙，其實本質是諸多的利益競爭。

1979 年後，Khomeini 想「輸出革命」(export of revolution)，為的是讓廣大的受壓迫者能夠脫離強權控制。³⁵但這樣的理想卻讓周邊國家感到威脅。³⁶問題是，美國在世界各地宣傳民主制度其實也是在對外輸出自身的思想與觀念，國際間卻因為習慣了美國（西方）思維，而沒有反思是否美國對世界一樣也造成影響與壓力。大致上今日西亞出現了兩個集團，一方是以沙烏地為主的親西方集團，另一方則是以伊朗為首的「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³⁷儘管伊朗陣營想表現自我的價值觀，但國際間還是宣傳伊朗是個會造成局勢不穩定的因子，尚難以平衡的角度來瞭解伊朗的情況。

在 2023 年上半年，在中國的斡旋之下，伊朗與沙烏地之間進行了幾次交涉。但是，這不等於會有什麼改變，畢竟在美國影響力還相對強勢，沙烏地不見得會離開美國陣營，伊朗也不盡然就這樣與美國盟友有所妥協。

³⁵ Imam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p. 280; Richard Herrmann, "The Role of Iran in Soviet Perceptions and Policy, 1946-1988," in Nikki R. Keddie and Mark J. Gasiorowsky (eds), *Neither East Nor West: Ir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4.

³⁶ R. K. Ramazani,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and the Persian Gulf," *Current History*, Vol. 84, No. 498 (January, 1985), p. 8; Ahmad Fuad Fanani, "The Export of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and Its threat for the US, the Soviet Union, and Arab Countries," *Afkaruna*, Vol. 8, No. 1 (Janari-Juni, 2012), pp. 1-13.

³⁷ John Ghazvinian, *America and Iran: A History 172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21), p. 447.